白沙集
四
劉
廿十五

白沙先生集卷之七 目錄

箚

陳情乞免箚
穆陵石物動退乞免箚
再箚
三箚
辭兩界守令議差箚
申論前事箚
陳　陵役號牌二事仍乞免箚
請勿覈鄭仁弘削籍儒生箚

再劄
辭 世子傅劄
辭右議政劄
呈辭後乞免劄
再劄
辭薦西北守令劄
乞免劄

白沙先生集卷之七

劄

陳情乞免劄

伏以乞退非臣心也雖曰非其心臣非欲貪榮苟冒為膠固計也只以今時則不可故姑此逡巡欲有所待廼決去矣則優遊黃閣不過為時月間客耳坐此不敏益速官謗至于今日心迹逆施標榜爽實平生愛君之誠反為後君之惡夫掠上美為私恩是臣掩君也在春秋為無將有犯乎是臣義謂何斥以謬妄臣亦無辭 殿下視臣豈市恩於賊者耶凡執迹而

議罪者當先究其思慮所發源處故曰原情今不識
始言全恩者其慇然之端何自而生乎為　君上歟
為罪人歟今而曰云云則恩之所歸其終奈何有臣
如此尸諸市猶輕而前後　聖諭曲譬而兩全之臣
是以益知　殿下決不以是為然也今而後臣乃得
生矣伏奉　聖諭曰但當說破心事徇國不渝臣敢
發口言乎嘗讀古書公三宥之不對走出者有司之
職也使人追之雖然必赦者帝王之仁也故先儒論
此事曰臣執法宜堅君用法宜寬臣讀書至此曰此
足以斷公族大辟矣後見漢史劉長之反張蒼馮敬

請論如法表盎諫載轞車異時蒼之賢過盎遠甚而
至議淮南之獄二人寛猛若是後儒論之曰蒼敬俱
為御史大夫理當執法曁我 宣宗皇帝卽位之元
年漢王發兵反親征擒之羣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
後覲 皇朝子集中碑誌其時有為尚書者勸帝勿
誅終致逍遙城勾 上仆地之變其為尚書者猶無
恙在官不以為罪臣偶見二事意謂郎將尚書猶且
如此況不為郎將者宜無所拘忌適因獻議略陳愚
見始焉自以為忠不悟更以為罪至於二公之處周
公先儒之論似不如說者之云而多以為不可知也

周公之處變亦有區區嫌疑有所不避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之語則尤臣之所未嘗講及者也九原難作臣莫由承顏而稟質今何敢逆探其千載之微意遽定為難稽之舊典乎雖然已事難追卽事可虞以

殿下聰明睿智其於三臣者之狼狽必已燭照而契穀矣其身雖在位其勢已去其罪已誅然且牛維而馬縶必欲待柱後惠文彈治而不饒者非 殿下之心也抑又使頑顏備位無所猷為沮抑公議致欝人疑者非 殿下之心也不然而循常習謬必令一呈辭呈至於十數如計朔遷官之為然後始乃許退

以示繾綣之意又非所以處今日之勢也不出此三者而相持引日居必退之勢待必罪之日臣身不暇計顧於國何利焉今　兩殿慈和三揖懷憂二邊多聳百務稽滯臣獨以無病敢稱病有罪若無罪罪實萬死然非臣罪勢不得不爾也伏願　聖明亟許罷免以安愚分以快公議

穆陵石物動退乞免劄 己酉

伏以臣聞國亡而謀臣死軍敗而上將戮豈不以國雖百責總之在相軍雖萬衆統之在帥歟故洚水警予九載不績則乃先殛鯀民協于中四方風動則獨

勉皐陶誠以功惟元臣罪亦元臣有罪有功皆歸頭甲其他百執事之勤慢而不得紀焉非惟上世厥有常典後之明辟率由是道不毁司墓則鄭善子産奚闕而溝則魯惡季氏擅移皇堂則宋竄丁謂其在本朝則 孝陵折石之變首論總護之臣 禧陵水石之灾亦復追罪玆二事雖有公私之分而均之往跡大略如是恭惟 新陟王陵功告訖大加須賞臣名忝頭啣先拜 賜臣於是時受而不辭者盖以周公之法君賞臣有六事功之勞居其四次臣心以爲賞之宜也受之亦宜也何期國厄未殄地靈不佑變

起堂封神人咸駭當事之臣以次伏法臣以首罪
獨漏天網人情謂何國法何居既受其賞敢辭其罰
若曰無與始安有賞如其與也罰何不及前後貳典
人孰不疑禮曰凡附於棺者必誠必慎令焉受命不
誠不慎何以事君竊聞兩司彈文皆曰堂上可罪均
是監臨孰非堂上而覈實之際獨脫臣名此尤臣之
所未解也惡禍遠罪賢愚同情臣非獨樂罪而幸禍
出而為是說也不然無以正刑書而嚴國體也法一
輕重隨事逐改無非苟焉而已事至於苟難以為國
內省自訟臣豈能安縱臣忍之國將恥之伏乞 聖

明亟正臣罪務存大體以謝國人以慰　聖情不勝
幸甚

再劄

伏以臣受　命領役敦匠無狀上章自列未蒙　恩
譴欲續陳情悃則公議方嚴禮當待　命難自偃蹇
欲引疾乞退則有司議獄未有指揮懼涉唐突徊徨
狼狽彼此兩難遇人目動聞言頸赤唯杜門俟罪如
旱望雨㢘欲以是為報謝萬一之地耳其雨其雨杲
杲出日刑章不加　温諭及下曲賜寛譬曰自有該
管六軍利病俱係上將五體強弱本之心部則三局

勤慢獨非総臣歟既稱都檢敢言無失如曰刑故臣固號寃謂為眚災國亦失刑臣既首罪矣亦既簡孚矣縱云適輕得保首領平遣下服應用次律今事干大臣則專務覆盖言涉自事則泛而不省苟且遷就骫法曲庇王誅不行朝論曰卑非國之福也況葬剃至垣董整銘翣者臣也 玄宫下坎稽器展事者臣也既成覆屋莅治畚鍤者亦臣也輿師引領聽臣進退除徒執用待臣指示喪葬大禮咸由於臣厥功既成臣先領賞今焉遇災獨曰非我人雖不言鬼神難誣是以區區猶敢有言伏乞 聖明深念大體先削

職名以待公議

三劄

伏以臣前後兩章備陳事體臣懇迫篤 聖旨迫切

豈日月之明有所不照而覆盆之隱有所不暴歟將

國事益艱朝無見相姑且驅策因仍莅職歟抑相

臣數易政體未妥匿瑕忍垢苟度時日歟离明所及

無微不燭況此大體尺童所知焉有毫情隱而難明

國事之艱尤宜擇相豈容因仍而致再誤爰立則是

孰非爲相豈棄瑕垢以玷名器今人無愛憎僉曰可

罷朋儕交唁亦曰難仕獨 聖上未之察焉設使愚

臣萬有一取今焉有罪則按法行罰　王法旣行拂拭以待有何不可而乃爲一人苟且屈法以示闕政於四方乎嘗見古史有天子臨軒日遣十使項背相望敦諭萬般而猶石門不出者意謂太過以今當之方見古人心迹有所不得已處伏乞　聖明通考前劄平心察理先罷職名不勝幸甚

辭兩界守令議差劄

伏以前政銓官來稱有命議擬高原文川三水价川四郡守當時倉卒意謂偶然　下教昨日又　命議穩城明川兩府使臣竊思之一世人才只有此數銓

官軆臣官有高下見無異同雄俊特異者何處挈來不過易地而薦名稱差異耳揆諸實用本無巧拙況北邊守令人所掉頭而事體差重臣無所嫌猶可與議至於內地差遣亦得叅論是儼然一吏部本國規模與中朝異人物權衡別有所主無端越俎偃然代斲不唯舊憲囙玆改常衆趍之地造物猜焉弱植孤臣其何能堪也伏乞

聖明深燭此理凡西北除拜勿許問臣專責吏曹至於邊地遠塞則臣若有思微

上之命自當通議臣無任瑟縮屏營之至

申論前事劄 庚戌

伏以臣於前月略申西北守令擬薦之非宜幸蒙
聖俞獲安愚分昨日銓曹悳遣郎官宣示　聖教催
臣薦進竊恐　聖明於臣情事猶有所未盡燭者不
避煩瀆敢再縷縷臣本孤拙與世寡合上無鄭當時
博交之賓下乏韓安國引才之誠守分屏伏自杜而
老雖居都下朋知罕少受　命以來凡所備薦類非
親識率多得於道路掛諸耳風苟苟塞責而已前歲
一日有友曉臣曰兩道守令不由銓曹皆出子手如
許大事子何以堪雖以頃日德望如某某者若使當
此必不能一日而安也今世何時而子之慮獨不及

此耶臣聞此言魂不附體槩陳情悃至再至三猶不
得命則反而思之曰申私雖切瀆尊有戒且念所辭
計出自安非關　國體姑且忍之成敗信命日月荏
苒所進既多舊聞已竭新知難繼臨急窘備精粗不
審豪家猝辦猶雜酸葅況臣寡聞何能曲當臺彈始
發物議繼沸踈遠外論姑不暇論情親舊友無不紛
責悠悠時議本當任之朋友之謫其將奈何竊觀近
世薦人之道清濁不同太上愽選賢能列置左右格
君弘道也其次見世不公一欲下手備進所知也下
者竊柄弄軸務樹親舊託政濟私也最下賄賂輕重

覥同駔儈負國自私也上二事臣固不及下二事臣亦耻之且聞凡事身害而國利則君子當之國害而身利則小人趍之今臣此事無選能之實耻濟私之嫌無利於國有害於身君子所不屑小人所不樂臣固所深悶抑 殿下亦何必强焉況此兩窠臣雖竭智殫思實未知其人淮陽之重不及定州咸興之急有過淮陽臣於鐵原之政不命猶請獨此兩窠何煩强辭於此二者足以見臣之情素矣伏願 聖明憐察下情責之有司以寬臣身一日之安不勝幸甚

陳陵役號牌二事仍乞免劄 辛亥

伏以臣望實俱喪灾疾沓至乞解逾年未有指揮歲
新而病依舊時改而罪猶前抱悶守愚號天有冀間
因小報得覩 聖教奉審 成陵待臣出仕號牌可
否亦須臣議停兩大事秖為一人逋慢之罪於是為
甚 聖旨切峻臣亦狼狽臣待解職事益延緩事緩
一日罪添一科懼罪冒出又非古訓情事到此天或
憐之即今天和手柔土融則陵事不可緩也而緣臣
一人大事停待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以舊所覩記
者納言於司徒惟 聖明之裁擇也先年入侍 聖
教及此臣謹因前議而改辭曰豎石補土建閣祔非

兩事一時起役庶省兩徵之弊前議云云謂 陵事
之徐議也已得 允可令役期早晩不待別議只可
令有司急往奉審度功裁作與徒領役而已豈宜必
須已審之臣拘以必逓之迹諉以再往之見然後定
其役限耶伏乞 聖明勿拘俗例命卽奉審務完大
事也號牌國之大政也行與不行係民向背緣臣一
人致稽期限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以臣前後所論
爲 殿下申復之惟 聖明之裁擇也臣於此法凡
三變其說最初則曰不可行也中則曰任人主張我
不欲與也且不敢沮也至於今則曰不可不行也嗚

呼念昔　先朝議者以亂後民散欲行此法以為園東臣於是時奉使西關入京倡言法之不便人或難之臣曰天大無外而猶有所未包地博無際而猶有所未載深山不能無狐狸大澤不能無蛇蚓聖世不能無逸民故竭澤而漁非仁者之事料民而役非聖王之法昔周公制法子生三月書名獻府長及六尺而征六十五而除為之軌里連鄉以處之為之長有司帥良人以制之有徙焉則為旌節以行之無則唯圜土納之制民之法若是其密也亦何嘗料民而校數之若披絮而捕虱然者耶設令唐堯行此法則巢

由為餘丁周武行此法則夷齊為餘丁此其有司者宜如何而處此民耶不得逼於天下古今者非良法也唯至齊而管仲以三三之法行隱令寄政之術至秦孝公什什伍伍收司連坐告奸則賞匿奸則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至元氏而號牌行焉元氏始入中原悉以漢民分隷諸将至太祖十年始命忽覩虎括漢民户分隷州縣至太宗元年分設三科中原以户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意者號牌之設必於此二時也時夷夏統合版圖淆亂故使佩標牌以相識認耳麗朝元季之傳來已失本意臣之前議以為不可行

者此也及今十年之後時從諸大夫之後得聞其一二衆情顒顒咸欲一試而後已臣乃翻然改圖曰與我獨見之陋孰如衆謀之臧人衆我寡敢沮衆議耶不敢贊成亦不敢沮撓是臣本意不識臣心者紛然洶起攻之太過由前之見臣宜受攻由後之見則攻之者過也至於今而三變其說亦不得不爾焉耳臣聞建言有之敬事而信故古之聖王謀事謹始旣始必行一有不信民將焉恃今之此擧可謂大動民也始而旋廢民不信上後難爲政一也民籍旣成藏在官府一朝停罷姦吏因緣伺影射利傷民尤甚二也

法若必行非無小利恐傷大體所以難之業已動民寧獲小利無無端停罷則只得擾民終無一利智者不爲三也 國綱旣解民喜煽動一有作爲必撓乃已大事之下豈無小弊今因道說遽爾中寢長民之姦國體曰卑四也其他端由難以毛擧諸臣獻議旣已畢陳臣不復贅焉古者管仲善因事而就功臣之愚意亦願 聖上亟命有司悳將中外民簿及限佩持苟完此局亦權時之一計鮮魚刳腹豈宜坐覯臣之所以謂不可不行者此也仍念臣本以匪人久忝重地自然多過失不厭衆心久矣加以受任失職前後

非一病與罪深心隨謗死誠不敢收召散魂更起為
人伏乞 聖明亟許鐫免俾安愚分得全終始天地
父母之恩也臣不勝祝禱之至

請勿黜鄭仁弘削籍儒生劄

伏以臣晩得邸報 聖教略曰鄭仁弘削靑衿之錄
孰主張是其倡議者黜出以啓者臣不識 殿下黜
之何意耶欲奬之耶抑罪之耶諸生削錄之舉本非
中正奬之則國家失政諸生削錄之舉名曰尊賢罪
之則 殿下闕德上受其過下享其名名全於士過
歸於君 殿下何苦而督人挺身甘受萬萬世萬萬

人許議而不自覺耶竊恐 殿下察理未盡精建中未盡極不能以公天下之論付天下之人而好之直前扶抱惡之一意呵止天下好惡欲以力勝睍瞬之頃不知吾身已落在窮坑大塹而許多泥露沾體塗足也臣竊悶焉亦恐覈之終無究竟只駭瞻聆而已何者凡倡議者非有簿籍之可尋只是動於心而宣於言形其曲折是非之聲也議定事已則雲行水逝聲響無痕當時會上雖有聞者及承 嚴命傳相告引必指曰某也倡之儒生自除犯科之計者則斯乃匪人也求匪人於首善之地非所以勸忠也諸生必

将曰一時士論如是願同受罪臣决知其終不得覈也知其不得而徒取覈儒之名知者不爲也先前數月舉人任叔英以策辭違式削榜到今國言其誰曰違式舉中外有知無知咸曰以直言下第削之所以爲恥而士林反以爲榮臣雖未見其策亦聞諸見策者之言則言多不中亦未正當今此削錄亦實過當始聞外議皆曰不可及有是命反稱士氣似若以是爲百世不拔之正名云豈不以天道忌盈人情扶弱故得天則大損暴折則厚護耶古云方長不折草木猶然况士心乎臣初聞削科欲言而止者誠以此等

進言啓勿入告則可在廷抗言則不可抗論之體在
臺諫則可在臣等則不可冀一登對以盡下懷繼而
相臣以是不安則私竊以爲吾儕若以老朽無能則
一日幷去三臣無所不可若以考試失職免官是豈
可使聞於人也登對之望至是益切一日二日翹首
拱竢不意今者又有此舉前日削舉人今日罷館士
下士之名日增一階 殿下之聲日下一階臣以孑
然舊臣職忝可救之地眼見稀世之事袖手傍觀終
不能以悟聖聰則恐不能追 先王之殊遇納 聖
明於無過抑後之覗今者謂當時有臣矣乎臣日望

進見磨厲以待受 命封 陵辭朝有日一出春明
便隔天涯若終無一言而去則負 殿下為多矣不
勝犬馬之情略陳一二至於科程之事先賢之跡早
晩賜問當以舊所聞者為 殿下詳之取 進止

再劄

伏以臣昨覲 聖教驚惶憂撓率易封章辭無倫次
意短言滞知難動聽自鳴而已俄聞促令查出禁錮
終身旣深責政院矣峻拒館官矣終乃諸生空館而
退隔晨之間層現續發勢如風火燎原大浸稽天光
芒閃爍物色慘慄臣於是時輟食仰屋曰是唯館中

事而獨非吾家事歟舊臣如我事國幾歲受 恩幾許所食者誰廩所處者何地而忍使吾 君有是事也耶卽承 聖批至以勿以爲罪爲 教嗚呼臣而罪君厥惡伊何吾君不能猶謂之賊指君爲罪者當置何辟臣宜杜門席藁斧鉞是竢顧念循常守經非所以處今日之道也姑略其他只拈人君待士之道冀鮮 聖明之惑也臣聞民分四科士居其首可以言教難以力勝盖農工與商各有執業以食其力唯士無執守道而已道本虛位安有定形無形無象似若無與於人國家也而古之聖王必以爲首者欲其

澡雪精白硬着脊梁能擔得阿堵中非形非臭不折不滅底一箇物事也一有不可農工商賈皆不得以代守猶牛耕而馬乘易務則業敗今命錮士士乃揖退聖廟虛無人典僕泣相送臣不審於此農工代守乎典僕代守乎 聖慮必將曰豈無他士臣意中外之士方將投袂棲足而去矣誰肯為 殿下凉凉坐齋房也 殿下旣以是試之於士士心已可知請以是試之於朝朝議亦將如此今乃猶執偏係不求諸道一向求勝則將至於滿朝皆空館學皆空所餘者只朴汝樑一人豈不太寥寥乎大抵此事循本而言

則初非有積怨深怒於其間嶺南一時兩賢並生兩賢設教踈密差異故兩家門人氣象不同或至錯看師說點鐵成金傅會私意文致話頭盡將前輩洗垢索瘢抉摘微隱爭相攻發驕兒不戢漸至罵母妬婦無禁終乃批夫遂乃大口哄人肆然無當因使先輩風流日見凋落斯豈非斯文之不幸也臣故以為曹植之門無仁弘則道益尊仁弘之劉得汝楫而事益甚今 殿下事業匪為一人乃因一夫告訐之辭曲成其計猶恐或後坐失中外之望臣竊痛之伏乞
聖明勿以先入堅持設以往事泛觀平心察理降氣

猛省曰李彦迪李滉道德如何鄭仁弘攻之其意公
乎館士尊之其意私耶以是禁錮則上之處置如何
書諸史策則後之觀者如何執此五條反覆省察則
以 聖質之高明何啻寸雲點日而光明自透如臣
瞽說勿進可也唯既去之士思所以來之在 聖上
一轉移耳

辭 世子傅劄

伏以臣聞講院長官有三首相為師左相為傅左贊
成為貳師右相與右贊成俱無所兼癸亥以前所不
及見壬辰以後臣亦能記新舊交承率由舊章較若

畫一項曰臣自左移右該吏傳致告身有兼世子傅字臣意謂該曹必因舊銜不及致察因而　下批召吏語其故吏復之曰大典侍講院條有傅一員下只書議政而不書左議政今以右相兼帶無妨云臣竊意官序有定司局有常卑不餂尊尊不讓下一有失常君命替矣況左相未嘗有辭無端奪與政體尤舛乞下有司亟　命改正

辭右議政劄

伏以臣賦性疎曠學術滅裂不量而入食浮於人人知不稱自反滋甚偶觸時忌望實俱敗先前數月有

抗疏斥臣者再臣聞卽遑遑合有自處欲引咎自劾
則內省追愆心不知非詭辭告君所不敢為也欲冒
昧而行則千人所指不病而死口衆我寡所不能堪
也彼此兩難進退罪也繼有嶺右儒生守闕連章言
臣有罪則是一方多士之論也匹士之言猶或可進
多士之論將若義何嘗聞容母之言曰獸三為羣人
三為衆衆詛之極金石亦銷人聚成三猶謂之衆況
三十七人之多乎凡人之衆猶可勝天況士人之衆
乎臣於是時非不知杜門席藁便卽引決以避賢路
只緣國有大禮受　命將事私情雖迫義難告退卒

事而退僅僅遲時月間耳且念臣之所坐不至大辟不過右二人而左一人出言左右榮辱天淵耳臣之妄意朝廷豈不能寬假日月任臣之自處乎爲是逡巡轉頭之頃不覺流光遽如許矣實非敢貪戀盤桓有所希冀也而不知臣心者過相忖度以是爲亡恥衆言日至爲罪日深如膏思濯晷刻爲慝乃於旬前外間譁言臺臣因事發言於完席若將舉劾而中止言之淺深雖不敢詳知末俗膚淺一有是說喧客踵門慰書盈束輿臺市巷竊指而耳語者蓋不勝其煩矣臣猶人也亦具四端羞惡辭讓同稟天則一人攻

之雖欲劾卹多士攻之猶不足卹耶况柱後惠文主
劾官邪發論以警則其将奈何逈若臣意則以為市
井世臣猶家之老奴主家有慶引頸欣覩乃其常情
忍而濡滯拱俟今日令大禮已畢大慶已賀臣之所
俟以謀私者亦已至矣伏惟 聖明旣禮於始思令
於終從容議退免致狼狽天地父母之恩也

呈辭後乞免劄

伏以臣獲罪明時分甘僇人十上辭章 聖批逾峻
重勞近臣再臨圭竇禮當別封一劄陳情上謝仍附
衷曲以答萬一自以為世所棄公議難容則理當杜

門泯默悠爾而退不宜仰首天門喋喋有言重觸時
忌也故寀若無言拱竢恩旨外若闕禮中則然也曰
天示警不寧于衆政院告戒言甚切至臣於席藁之
下歆嘆改觀以爲吾君庶幾因是而大兢惕也改前
之爲克圖維新以新政化以新耳目而如臣老朽不
勞多言自在改正之中重負自解則謗言自息全腰
領以沒於世亦新政之一大幸也何期 聖旨之下
反以三臣者之所爲爲若有干於天事者然特遣政
院之長降屈 天書書凡一百有六字字皆傾倒
聖人肝膈臣捧讀未半不知有身五體投地三竅

流液瞻天祈死而不可得也古以災異責免相臣則
有矣何嘗以災異加恩相臣也哉此在 聖上爲失
辭在臣等爲橫罹則分外之恩匪榮伊災顏焉微臣
其何能堪也況 聖旨所及不附獨善與卷懷棄予
之 教俱是丹子上古昔君臣間遠言其在今日三
臣等所處尤千不近萬不似若以是伏罪則九原之
下三臣之目不瞑矣而臣之寃特爲尤甚請爲 聖
上通論而略擧之臣元翼年未盈七十而外體銷瘦
奄奄如八九十人此以老病乞解者也其進其退隨
病自忖非外人所能知而亦自處之有裕者也至如

臣德馨及臣事體與此自別在位旣久自然多過失
搖手擧口不允於時者已數年矣非特爲救二臣之
跡也及至今年士論相角 聖怒赫然傍伺而耽耽者
隨而如東臣等以孑然之身妄肆聲言奮然先倡當
是之時雖使李彦迪李滉親自對辨其勢固已燎毛
矣況如臣等素乏望實爲衆所厭不允於時者已積
數年之久而一朝突然挺身敢攖千鈞之重其不自
量秪益爲笑宜朝議之不與而士論之齊奮也詩曰
民具爾瞻民瞻不似已自難堪況加之以妄作觸忌
遽如許也耶今日一疏入專攻臣等明日一疏入又

攻臣等休兵蓄銳迭進更攻攻者千萬受攻者一人
聖上獨不見帿的乎終日射帿矢鏃不鈍而帿的
先破者衆寡之勢異而強弱之形不同也令臣等之
的已破矣 聖上猶欲仍張以待衆矢之來君子之
於盖帷猶不欲棄以待犬馬之埋爲舊恩也況如臣
比犬馬差有知覺始以禮進終以義退得全終始豈
非 聖恩之大者乎二臣與首相事體之別如此而
臣與左相事體又自不同德馨知不容於時先自乞
退者也臣則知不容於時而猶不退知臺論之發而
猶不退知衆言之激而職事之畢而後乃始退者也

聖恩稠疊嚴旨益峻設令臣不計廉耻不畏公議不敢告辭泯然出仕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手不措足不舉尸行而肉走牛維而馬縶日費太倉無與於時則不知於國家益乎損乎抑 聖上之處置亦得乎失乎古人有遭此罔極不得已而逃者時君不以為罪史氏不以為貶恕其情也今臣罔極實類於此伏願 聖上矜情量勢早賜恩命俾免狼狽不勝幸甚

再劄 壬子

伏以臣空疎愚暗最在人下才將命耦學與時背重

觸時忌厚招物議周道如砥揷脚無地唯所恃以發舒者只是吾 聖君耳伏讀 聖教以臣爲蔑分棄義嗚呼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命之罔極戴履何心柱後惠文森列螭陛有係官邪無微不擧況此大戾理宜先正延頸待誅席藁拱竢奄過旬日未有指揮臣於是時退固未暇出亦不敢若一向窘蹙無故引日久伏畏約無窮時心如流水非刃可斷今日明日何時而已此又非所以共命之義也敢申據鼎之辭用代 王庭之供唯 聖明之少留意焉臣以末學無所知識平生之妄意分猶界限也修盡吾事不敢踰

越分之宜也義猶刀尺也裁度事理行而宜之義之立也故踰分則僭犯義則亂招虞人以旌死不敢往者守其分也作相四十日出判相州者不失義也下詔切責猶欲固寵者分之僭也太學生三萬餘人上書斥之徘徊不去者義之亂也其或不問可否唯上所命專務婾悅不恤人議者將以擬諸分義盖亦似而非者非臣所謂真分義也臣以不才早蒙知遇不幸遭亂久處樞要夷險燥濕飽更之矣辛苦艱難備嘗之矣事不辭難閫命而起一不言病一不覬免唯思叱馭不一迴車者非樂死而畏生實重義而盡分

也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不意今者致勤 聖
教孽自己作非由外來比如蜀禽自鳴其名今罪名
已立刑章未加在家則為逃刑之人出仕則為待罪
之臣與其遲而益罪孰若出而待 命執此猶豫平
地太行矣第臣聞之魚軒象服飾其貴也桎梏縲索
昭其罪也今若以桎梏之實蒙象服之飾標榜異宜
聽聞殊駭不唯人怍鬼亦揶揄矣禮不下庶人故有
罪則鞭之鞭已則撫拭不念前罪含容而令役者分
所宜然唯士夫則不然一犯罪戾名義掃地其名既
立法隨而加名立而法廢王章替矣古之聖王以是

為重審擇於始使得善終未聞有負大辟之名而仍
具瞻之地者故曰君使臣以禮今　殿下始以禮進
臣臣不能以禮自終赤子匍匐固當惻隱旣已入井
無如我何㬰周而已寧復廻生今一入而犯刑章一
出而辱名器臣以是懼惟　聖明之少留意焉

辭薦西北守令劄

伏以在昔晉臣之言曰君令臣恭故君有問臣不對
罪也上以西北之任問臣臣不敢不對者蓋以不對
為身也對為君也銓郞來問輒應速無難者非不知
事體難便徐有後虞也何嘗不縮縮憒憒於心也累

冒疏陳多不見採是則臣不誠之罪也抑 聖聰亦
有所未燭於下也今既招人議猶執熱而輙對是不
有人議肆然侵官姦孰甚焉古語曰侵官姦也姦而
與政政由是亂是以區區不敢承命 聖旨雖勤成
命祗辱乞 加三思思全下臣改命有司取 進止

乞免劄

伏以臣聞言有小而懼大理屈則夫子震言威一天
而不足理直則匹夫徐言恥萬乘而有餘故聽言之
道忘人貴賤觀理如何日臣在公聞鎮川人抗疏論
時事下吏睽睽以目竊相呫囁曰右相亦自此休矣

臣不審謂何俄聞指斥臣事人入危之聞諸道路則
言先以是嘗試矣後將有事臣益懼而駭無以啓處
昨因內醫勘考會課醫局吏傳 上教辭旨嚴切臣
喜動于內自幸無事及至鞫廳得見疏辭則臣之所
懼益甚於前而 聖教所及恐有所一分未盡處也
天意高難問固不可以常情測度也豈不以新間
舊賤妨貴爲戒而不欲使疎賤之言甚撓尊官設爲
是以鎭之歟無是事而誣斥則誣也有是事而誣斥
則直也直而治之人誰伏矣臣聞無冠而動有冠而
懈皆失常也事之失常灾莫大焉昔在 先朝聞賊

將動先　命大臣開府以待時時則有不得已焉賊不來而體府仍前其時已有當罷之議及臣代受是命卽具啓之矣終不得　俞允臣非敢圖閑就逸顧其事勢當如是也自是荏苒至於五年之久猶不停罷者實始料之所未及也至於兩銓旣設秉軸有屬用人之路岐而贅之尤非事體婢作主婦觸事生羞均爲一斤代斲則拙謗言之來勢也非誣也其間微細曲折疎遠之人得於風聞雖不能一一契合大抵皆是也昔虞舜大聖也崇伯股肱也九載不績殛之于羽山狂夫執手王氏斷臂箭毒着肉毛寶割股如

其有害股肱何惜懇乞 聖明勿以大臣之重吝惜勿以匹土之賤忽之亟罷臣職以為人臣受 命不稱之戒繼停體察之 命專任備邊之臣因以訓鍊之事責之知兵大臣不勝幸甚

白沙先生集卷之七

白沙先生集卷之八目錄

劄

議勳異議劄

申辭西北方守令擬薦劄

辭訓鍊都監都提調體察使劄

再劄

三劄

四劄

五劄

六劄

七劄

八劄

九劄

十劄

十一劄

十二劄

十三劄

十四劄

十五劄

十六劄

十七劄

十八劄

十九劄

二十劄

因薦鄭浹待罪劄

箚

議勲異議箚

昨日議勲謹以箚出補錄二論具稟矣俄有別議諸臣頗以爲然及承 下教適符其議一座喜幸唯是節目間略有去就之節方欲搆草覆稟以畢其議然後乃始等第矣郞官執筆上官命辭所論別勲一款置而不擧首以全慶之事縷縷寫下言至累百臣意以爲 聖上所問只議 東宮從臣已錄扈 聖者耳今所對非所問以是難之因請改辭同僚不許臣

意又以為　聖上始命首擧寧伊跋履之苦次及全
慶從行之事先後有序輕重有差　聖旨丁寧不啻
金石非臣子所得以逆論者今何敢贅説以是再難
之再不從臣意又以為今四臣承　命同時來請
聖教所詢不專一人事有可否理當同議不宜獨任
己見盡黜衆論以是爭之又不從爭之至三猶不見
採其責塞矣亦可以止矣臣意又以為今之策名酬
勞則然功則蔑有以勞而言南下之臣獨我猶在全
慶之安目所慣見寧伊之勞耳所熟聞今反菲薄寧
伊推而下之鋪張全慶引而進之非唯實狀倒置抑

亦 聖旨不行況我從南又叅議勳貪天之功已足
可耻臣飾其誣 君賞其姦知而不爭姦孰甚焉更
起而力爭又不從始焉再難終乃力爭不避至再臣
實懼焉計乃無聊思所以自處則唯有走出 闕門
避不與議而已當此大事言不聽計不用屈意而從
之非本志也惟 聖明恕察特許勿叅以全下情不
勝幸甚

申辭西北方守令擬薦劄

伏以臣以朔州備薦再辭而再勤 聖教至乃留待
後政必出臣手即官臨臣催臣薦進 聖旨委棄多

日稽滯禮犯偃蹇事類要君知臣者憐臣狼狽轉相
告語日月既久機露言煩衆共危之唯　聖上獨不
之知臣不得不不避忌諱而畢其説焉朔州雖重不
過一守令耳臣非得人之難又非侵官招謗之難也
臣之所大懼者素以迂闊腐儒不閑世務暴起當官
動輒抹撥加以數年以來受任獨多受任之中軍務
尤多平生所學不在戎事用違其學齟齬尤甚仍之
以與世難諧重之以深犯時忌怒目深看不盈人眼
者何可以一二計也除目一出始言昧於知人此則
士夫間相勉之言中言獨任已見是猶針砭士夫之

病痛理當猛省改圖終則曰無事而開府多聚武士
薦用市恩又曰兵權太重流言至此則去逆賊只隔
一重翳膜周羅鍜錬傅致大辟僅僅跬步間耳 聖
上不察其形願察其影儒疏所稱其言深其機秘姑
以是窺 天意之淺深也幸而 嘉納則後之繼此
者又不知爲何等語耶自是以後入喜造言聞諸道
路不知信否或言有具疏待時者亦言有方議疏告
者驚禽虛彈舉皆怵意危膓已搖怯耳多聞鶴唳風
聲孰非晋兵肉在机上計日待割禽鳥至無知也猶
能色舉況臣知覺稍異虫豸其何能不惴惴於斯耶

雖然臣危而西北可固賊來可禦則猶當啣恩圖報拚死薦人身死而益國是臣之分也今則不然不過循常襲古拈出流俗中已聞之人以塞一時之責該曹與臣只是事同而異其名耳無益於國有禍於身是以區區敢布腹心伏乞 聖明諒臣危悰亟寢成命生死而肉骨不勝幸甚

辭訓鍊都監都提調體察使劄

伏以臣即接邸報因政院稟旨奉 聖教邉虞未軫體察使不可罷也者臣悶塞難耐敢以事始末詳具而自陳請焉昔在 先朝北鄙多聳虜有桀心羽書

交馳都民荷擔先 命大臣開府京師一以鎮定民心一以指揮邊事時則盖有不得已焉爾非無故而妄動也賊終不來而體臣仍舊其時已有當罷之議特未及罷之爾非當仍而故不罷也及 先王棄羣臣體臣得罪一日臣在賓廳議事備邊司堂上有來稟代事便宜備邊諸臣皆不以為悪僉曰徐議可否如其不悪不如更出其代臣備聞僉議一日下吏以代任來報臣恠問同事之臣則云大臣未及齊會適有 上命仍前見差無敢言其不便者臣意以為寇若深矣則朝廷絶遠號令不通故 命使大臣體

聖上之意而察視軍師其意固然今無他端而徒以
紛然一大衙門贅設於京裏甚非事宜又況西北形
勢與南方自別體察之設尤為不便即詳具是意請
勿仍設終不得 命其時啓辭具在政院可考而知
也今年六月有鎮川人疏陳當罷之宜時則道路洶
洶危言滿聽人指如東謂臣鬼朴臣踽踽行走自分
砧鑕不復以職事為念非宜之舉偶試無驗仍之不
改至五年而猶執實始慮之所不及也不戚而哭當
憂而歌均為失常故語云無戎而備寇必乘焉今中
兵之外添設備局此猶不足剩有體臣事之非宜無

甚於斯惟　聖明之必留意焉訓鍊都監是親兵所萃新舊編籍操鍊事緊臣以迂闊書生尤昧於兵浮寄官次卒無成效奄過十年有愧三軍加以近年以來有兵權太重之說行於薦紳之間此是臣骨解而氣死之兆也聞此而不瞿然失性者真賊臣也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保全終始許解臣兩兵柄廢革體府俾勿繼設以都監之事改　命知兵大臣使老臣全腰領以沒於地千萬瞻天祈懇之至

再劄

伏以臣情迫勢急不暇潔齊省庭拜劄拱竢　俞音

歸舍遑遑悶甚含噦 温綸夜下府僚臨門攬衣倒
屣拜 命於庭辭凡一百四十有六字字字恩光鏤
骨入髓匪哀而泣不食自飽第以臣之所辭非自今
始始乃詳陳中又申復五年之間不厭煩瀆縷縷為
言實非敢圖閒自逸盖論此事之無益也相臣所陳
亦非獨見心無愚智國人通論旱日荷蓑人誰曰宜
炎天擁裘衆必為異至於往來危言知必別段浮議
本非明者所道亦非 聖量所揺而在臣身則又是
惕悚氣死處也今夫禽鳥至無知也猶尚嚮蘆而避
繳臣雖蠢愚真精最靈七情四端同稟天賦恐懼之

嵗何所不至食飮頓損宵寐虛煩人而若是能復為
人蹈履平地上耶更乞 聖明深燭此理亟解兩員
以保老臣以新國事不勝悶泣血祝之至取 進止

三劄

伏以臣聞凡事有輕重有吉凶能權輕重避凶趍吉
庶無終咎臣受命五年無一線補坐縻虛銜厚蹈實
禍傷公害私所益何事受非宜之任處無措之地因
循度日已足可羞況易務而治用非所養者乎雖然
若寇至而能禦身死而名立所重在公所虞者私唯
當策鈍循國期欲壯猷庶不負 聖敎之萬一今則

不然亂後事體不如故式名爲體臣苟焉開府行文可否特一備邊司有司堂上耳實無成師可以運用者北虜西戎焉肯以官銜高下爲懼侮哉此不過時平則安坐而指揮事急則隨衆而蒼黃不幸而謗興則身徒死而名滅於公無所輕重在私有大危機無益於事而有害於身則權公私輕重之宜審終始吉凶之兆圖所以自全宜無所不至犬馬賤畜也死猶蓋帷臣身雖微愛主則犬馬也幸以主恩完體入地則斯其爲蓋帷也大矣伏乞 聖明曲察下情即賜俞音以全老臣不勝幸甚

四劄

伏以臣剔露危情無有所隱章三上而不得 命者豈以臣誠意淺薄不足以動聽耶抑 聖上欲因循遍露含宥而並生耶不然形勢如臣蹤跡如臣遭際如臣者寧有跋前疐後進躓退踣目見禍穽褰裳以蹈之而不自迴避者哉又豈有牛維馬縶穿鼻絡頭使不得搖足退步急驅於坑谷而不慜然惻隱者哉嘗見宋史寇至則相臣有出而視師者寇退則入處機務即解兵柄何嘗有不出不入無寇無事以相府機務之重中兵外轄之權摠管一人玩愒累年者乎

間有相臣不安於朝懇乞退閒天子眷顧雖隆或曲
成其意養安外藩使得優游此可見聖人公天下之
心而不敢以己私愛妨朝廷之公議也惟其如是故
先王中年有一宰臣力求補外 先王卽許之及
陛辭卽令登對慰諭以别其人旣出涕泣感激踰於
近侍之日對人語及必揮涕而道之至今搢紳傳以
爲美談君臣情意本不以進退遠近爲輕重也尚矣
漢高祖専任功臣鮮有令終光武並許退閒共享富
貴舊史得失足爲今鑑雖然此特論其事體當如是
耳今臣所處又異於是國無毫毛之益身有丘山之

危手無可措之事名有難解之重特以得 君殊遇
徒死而名辱不亦哀哉伏乞 聖明思旃

五劄

伏奉 聖諭以不惑人言自期責臣以殫心察任此
在明君任賢之道則誠至言也在今日慰臣之言則
虛禮也在任重責實之臣則益可以殫心矣在今日
尸素之心則無所事而殫矣臣試為 聖上明其然
也夫所謂外言無得以搖奪者謂若古者中山之伐
卽墨之攻臣之所擔者重而君之所責者大一搖足
而為國之輕重故不以三至投杼終能定覇而安彊

君不毁其垂成而臣不負其所責也今則不然授任於無故之日奉 命於非宜之地處當己之勢懷難解之懼 聖上雖益策鈍愚臣有何鉛割言中而不用與人驚而不捨均為失當唯 聖明之加意焉夫所謂彈心者謂若古者駐軍五原視師江上漢賊不兩立虜騎窺中國一身去留而存亡判故知無不為一力擔當耳今則不然賊遠而悪繼則為妄動機靜而奮臂則為虛驚朝廷正宜申飭藩臣各司綢繆陰雨其局先為可勝而已豈可於常設之外建置剩官屋上加屋以紊號令任無可察故疑於虛讓公聽則

無非實意乞 聖明三思

六劄

伏以臣聞古語云天高聽卑謂理或然以臣觀之徒虛語耳臣前後五劄肅齋以言固已竭情而誠苦矣天猶邈邈臨下盍否反謂下土不諒高懸聞命以來撫躬失圖五體投地七竅塞氣有人如此尚不能伸情而動天豈非命也前承 明命固謂君臣貴相知心豈臣之平素有恃于上者皆虛而日月之光有未盡燭于幽谷耶不然以 聖上之聰明諒臣之勢紛之以時之當否事之輕重必不待臣縷縷自陳先有

以處之矣占怯至今迹拘勢迫實始慮所不及也人臣願忠只以此方寸地耳方寸已亂七情易處以何知覺得以應物伏乞 聖明勿以慰語爲盡諭亟允危懇覆盖有終

七劄

伏以臣之情事前後六劄已盡之矣 聖旨之薦前後六劄亦已盡之矣既曰已悉而猶未許遞者豈以其設萬分一有小補於國耶猛挈閑縮尚不如弱拒況弱拒而閑縮者其何能有爲既知無爲而强使維縶公私何益 聖旨曰人言不能動動固害事一於

不動亦非中正事苟利國而危言奇中者固不足動事在無益而正言當已者斯速已矣乃爲從善若一向執持不知回頭深恐葛藤纒繞終於膠固而已殊非所以平蕩建中之道也古人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一猶幸矣何可再試乞 聖明三致思焉

八劄

伏以臣晩途窮厄暮景荒凉觸事多魔無故遇屯不稱之任轉成奇禍非分之恩反爲羈絏一心以祝未見精感七章爲辭皆歸虛讓臣情日益怵迫 聖旨曰予深恠歎無事虛銜坐縻五歲擧朝睍眴無一有

言此非爲怪乎不言則已言猶不用不悛立於無方此非爲怪乎 聖朝人材各適其宜唯臣一人易務以用此非爲怪乎所遭之言人聞髮竪 聖上之明因恬不悟此非爲怪乎此上數事一猶可駭四怪並集處此謂何愚臣以彼爲怪 聖上以此爲怪臣竊悶塞 聖上設以 聖躬處臣之地而試詳量焉人臣一聞是言猶恤恤乎嬉乎恬乎不思被髮而狂奔者斯可謂之純臣乎況安其職利其事因仍而不惕則斯乃賊之尤者也倘蒙 聖上推己反省赫臨體下執理而精察則臣之情事兾有以感通而前後聒

聒廉不為瀆尊之歸矣辭短意長拱以竢命

九劄

臣伏讀 聖批曰右相來自遠外聞人言而有所云云臣之惑滋甚焉臣之作而力辭者以國人之通言也 聖批之執以為解者以相臣之偶言也國言通同以無事而剩職相臣陳說因衆論而偶及國人賤而踈遠故巷議而無路上徹相臣親而切近故有聞而得以轉達 天聽所獨故或疑一人之私言堂下千里故未信舉國之通論比之慶禮鴻臚致辭非一官之言乃舉庭之賀也衆情齊同假喙于一人豈偶

發之片言辭有理而順直一夫言之而有餘況重相之言乎順理而不用況逆耳而難入者乎雖然此特論其常耳此外危言傍興闇穽當前一跌以墜下石幾人幸而機避而先知故臣得而自盡其情耳不幸而疾發而警懼之則已事可鑑人臣遭此而帖然寢臥於席者頑賊也 聖主聞此而不指示生道則其亦奈何乞 聖明日月於臣父母於臣也

十劄

伏以臣非敢曰 王言無實也蓋以國人之言亦有理也非徒以國人之言爲然也反省於心亦以爲然

也君之使臣也有留之亦可去之亦可勉從其請而去之斯乃有終始古之人有行之者光武之於鄧禹是也臣之事君也有留亦可去亦可審度物議而去斯乃全公私古之人有行之者李綱之於高宗是也臣之所遭非但兩可亦有萬不得已者　聖教所及乃欲使恃　王言而敵國言　王言寡而國言衆言衆而不恤人謂斯何臣在而邊可使固寇可使退勒留不釋是或一道不然而虛銜剩職醞釀實禍人言已至臣心已蕩敗局收枰勢難重着冀　聖明之必留意察之

十一箚

伏以臣學步却曲一跌泥坑拍拍愈汚霑體塗足仰
首疾呼長綆徐過待救無所號父何恃 聖旨之諭
愈往愈篤臣情之瞀日甚一日伏念此事衆言朋興
聖志自定匪謂光鏡萬有一翳人臣事國有分有
體棄分虧體何以爲臣冲挹自貶退謝國言禮則然
矣况眞風一喪大僞公行託眞售僞指鐵爲金破屋
禦冦明智所難闊略如臣者彌綸又踈百尺竿頭稍
進一步抉膓暴日徒爲噬臍之鬼矣凡物已展者不
縮臣之心緖揺揺若懸旌而無所終薄今雖欲收召

魂魄飲默自愚臣亦不自制矣是以區區不知所委
命章十上而不止臣猶一拱以竢之矣

十二劄

伏以臣扸死進前冒罪直犯乞解益力　聖旨益篤
感極而懼糜粉難酬第於其間有上下未盡交孚者
不敢不竭論以剔其未盡解者臣之所辭非敢罔念
國事圖解重負以自安而自懈也人臣事君不如是
不足以嚴分範而重公議也恒人之性負金玉者重
於釋去負糞土則輕於委棄者貴賤之形殊也今臣
所負本無實貴而空空剩贅無故擔着自傷肩背進

退何據也且臣聞之怔忡者不可使靖心神痿痺者
不可使運手足臣怔忡於齒舌此心已狂易矣胡能
自靖痿痺於事為全身已不收矣豈望有運不靖心
不運體則藥無所施醫門所棄何心可彈何事可念
人臣致忠本非一途世論圖國必稱句踐以區區敗
亾之餘業范蠡治軍旅文種任政事稽諸郢主辭命
各適其材不相易務今以千乘之國不可謂無事豈
必以素所未學之事責之於生客談河潟死而後為
可也語曰其所不能不強使為不但臣所不能抑且
世所嗤點姑許自劾容待早晚鈆刀雖鈍尚或一割

豈不兩濟臣情如斯事勢如斯得君又如斯而猶不得 命則命也誰尤只願 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也

十三劄

伏以恒人之情困極號天痛極號父不期然而然非有為而為也臣之號困號痛已至舌焦而聲竭未嘗仁天慈父之恩不識下土之微未足槩於天意耶抑天意猶以一朝允從為嫌姑且等待以徐許之耶始之 命臣也非欲虛拘必令萬分一有所規為也試觀往牒自古人臣如是而能動體擧足張膽以自壯出而試手耶因循苟亩未見實着積有歲年自

近以來精爽飛越志慮耗瘁呼天邈邈叩閽茫茫則怵迫之極計乃無聊凡係事務一切放倒甚至於幕僚俱虛皆不繼辟褊裨散落亦未補缺兩邊報牒絶不酬酢列邑廪稟並加廢弛日月侵尋已至半歲廻憶戎政邈若前生舊所建置鋤削略盡而所未擺脫者只是三字號耳去實帶名優游送歲亦非害事獨念受　命於　君私自廢去縱未發覺欺罔何殊是以區區不敢自止煩乞　聖明曲加矜恕凡係軍旅亟　允所辭徐議所堪量才以授則糜身斫首唯力是視

十四劄

伏以臣誠乏動 天語拙露心一回上書一回 奬勉虛縻 誤恩實釀奇禍滿紙 溫綸匪榮伊灾不知者曰 聖旨丁寧披豁無餘汔可止矣其知者曰事有至難庸得已乎均之二者俱未會心迺若臣意則以為事在無為本當汰冗加之外議不罷何為毁譽或置度外死生其可置乎且雖欲置人將不寘身在而後得盡忠信身亡則忠無所盡世焉有皮盡而毛獨有附者乎雖然苟利於國薾爾微命有不足惜今則不然無益於國秖以自戕知而待禍是謂浪死

浪死傷勇聖人所戒思至於此骨解肢分身安而后心安心安而后手足可措藉令臣真有安國家靜邊疆之材其心且不能自安何暇念及於安靜也令人喪性狂奔責之以徐行後長之禮不亦遠乎且臣聞之勞心勞力貴賤殊科故責任責役大小異體今夫僕隸弛慢懈怠惰游敗業者可以扑扶督之難以禮讓勗之至於士夫惶懼不安縮慄瘝曠者可以枉性安之難以羈銜勒之是以驅策之令施於僕隸軆下之仁加於士夫今臣所遭難以言形尚論往迹猶足膽慄身履斯境不怕何為今雖忍死仍帶苟送歲月

低埀偃薄不過爲虛拘滯之人而止耳伏乞 聖
明諒此情勢毋庸占恡

十五劄

伏以臣聞禮曰罪有三命是謂不齒不齒之極人理
竭矣讓亦有三是謂固辭固辭之極人情竭矣盖以
禮成於三過三以後禮所不載非禮之舉君子不處
然而古有天子臨軒日遣十使而猶石門不敢出者
豈以古禮爲不足守王命爲不足敬也必有所不得
已者存焉耳臣之越禮犯分冒呈十五劄而不已者
豈敢以相持是尚又豈不知事體之傷也然且行而

不已者其必有不得已者存耳聒而瀆尊固傷事體推擠不去亦傷事體況棄義待禍尤傷事體與其身敗而兩傷孰若一傷而全身龜鱉蔵六鴻鴈啣蘆蠢爾微蟲猶知衛身矧伊冣靈敢安火宅懷安有戒色舉無咎十劄之中猶難盡言三木之下誰能白心
天意諄切目所熟覩臣雖木心豈不夙感人衆勝天事難容力坐薪防火豈有終濟在告半歲急於抽脫先省戒務褒罷略盡今其實已去其名獨存 聖上以名使之於實何有虛名實禍臣亦當擇唯 聖明之必留意焉

十六劄

伏以臣聞世治則行有枝葉世亂則言有枝葉言之枝葉非所以忠告伏奉前後　聖旨刋去枝葉務示實語吾君旣以實語垂諭臣何敢不以實語陳啓若遮藏掩護似說不說蘊蓄本領外爲貌言務效擧子決科之對則懼非所以刳瀝畢陳以自信於　聖明之下故悉擧末稍釀成之效直從頂門上針得到底而矢口盡言也宜　聖心之致訝也然待得色定然後徐而思之天下之事何嘗不因微寖張大也況外間洶洶已非微者乎先民有言曰難事作於易大事

作於細故合抱之木生於毫末此豈欺人哄後之說也萬里長江其源濫觴千仞高山厥聚微塵則異日燎原赫焰安知不由於今日之一束緼乎唯是死生榮辱有聖赫臨故得至今日幸也非常也非分之恩豈可數得臣於今日終年所事只圖罷免終日所思只在屛退人非兩心有難兩用安有一心懷懼一心籌邊者乎煩乞 聖上諒臣至情亟允所辭混置於備局諸臣之列則曲詢僉議時效一得臣獨敢緩哉

十七劄

伏以 聖諭曰予意盡輸卿何不諒 聖意之底蘊

何待十六批臣心之迷惑何至終於此 淵衷洞豁
如置腹中愚誠感激若被春煦臣非敢恫疑爕谷於
涸陰畏忌寸雲於太陽誠以人臣事國恭則有禮言
雖倘來豈無自取唯其立朝三十年髮已種種矣用
物已弘行已已顯是必凡所云為未信於人人之處
臣者其心必以為是夫也何所不至又必以為以是
名加於是夫人孰不信先為之地而後擠而納之於
所欲寘則人信而事諧矣古語曰千人所指不病而
死已未施信使人疑已而處所指之地待必擠之事
尚不知反躬迴駕以謝人言人臣分義至臣而掃地

矣是以區區期在必遞今衆言如是臣怖如是故虛帶其名實去其事　聖上枉慮其遞之有妨未覩其仍之無益也乞　燭虛狀亟遞兩任則職事非一何心不盡

十八劄

伏以臣伏讀　下教聖上以曠務爲慮愚臣以解務爲悶　聖上以勞神爲戒愚臣以喪神爲悶者盖由臣自有是請先自遑遑凡干職務一力解脫朝刪暮削至於盡無其在今日無務可曠無事可治已廢之務再難收集加以受氣本薄神䰟不揚亂後六歲困

於機務垂盡之氣遭此危言外鑠內銷已成枯朽發言無味遇事失緖無神可勞勞不加傷更有何力得察戎政就令仍職悠悠幕府不過爲籠檻中鬼朴耳上有不斷之嫌下無襪線之益況今興作日滋賢勞無託國家之務非止一二驅策內事責效筋骨則須戴荷擔所不敢避夷險燥濕本非所擇更乞 聖明曲諒衷悃隨才以授指示生道至情辭寡豈敢多言哉

十九劄

伏以臣聞君爲仁臣爲恭臣將顚沛而指示生道仁

何如斯君有成命而强聒不已不恭孰甚迹涉不恭猶不能止則情可想矣克 允所請只在一言何用相持何憚而莫之行也雖無所益身遠機穽私幸則大矣藉令人言止於喧黙而已則臣非頑石豈敢盤桓死生亦大矣無故浪犯虫之不如况身滅而名辱者哉盡忠循國其道不一强行所懵故犯刑禍寔為狼疾豈得為忠臣待 命半歲膓摧髮變對食味失逢人目動外雖行走中則已死乞 加三思以全終始

二十劄

伏以臣私情所迫五内顛倒率意冥行無復軌轍一辭再辭信口竭吐不計忌諱不量輕重終至於章十九而不知止君親雖曰一體禮義定有尊卑卑不瀆尊下不聒上故君令臣共著在古訓臣之妄作全昧於是朋友之間數則猶踈君臣之際若此謂何是宜

天威震電竄殛猶輕而不唯不罪乃反奬勉洗滌外言曲恕本心受 命以退驚魂不定追省前事若墮淵谷第於舊所陳乞外別有悶情不敢終黙備陳三件伏竢 裁處先王實錄始於卒哭計今實功四年矣分為三廳謄寫左右史錄及狀啓䟽劄彙為草

本然後始乃纂定方其 謄寫草本之際無所纂定則
臣則無事矣及至上年謄寫之役幾已垂畢政可試
手纂定正本則諸臣之役日覺簡疎而臣之科程自
此劇矣前歲春初逐日仕進撥繁忍苦僅成數卷而
逆獄起矣自是以後全歲廢仕滯務堆積奄過一年
今成充棟未易幹得排日計功必須加以四五年乃
能卒業其間除公私諸故月當十數而每月得仕二
十許日則非六七八年之役不能了也朝臣苦仕無
甚於斯者且以所幹非如公堂决遣庶務之比必一
一讀過議其可否舉要刪繁會其歸趣方成頭緒取

舍之間用力甚緊故已而仕進延至申酉則目眩頭
重若坐風浪歸舍恍恍食減飲多庶官之務豈有若
是其劇者哉訓鍊都監是三千軍聚會之地自然多
事非他局司之比朝酬夕應即吏旬午臣亦踈謬不
習軍事徒弊精神處決不時就令決之亦多敗事無
益於公有勞於私至於體察之任管轄四道公移雲
委間以訴牒平居私第無異訟庭臣晝事實錄以垂
盡之神退不閒養處軍旅之繁人非木石豈所能堪
加以朝廷有政兩銓即官輒來臨門雄藩大鎮問誰
為可除目一下動拂時望謗言沓至情外藉藉臣以

了然一身年垂六十鍾鳴漏盡墓木已拱外困於苦務內鑠於物議公私義利所益何事而粘滯不去尚此逡巡終乃使人疑擬非倫至加以彝倫之外萬萬所不忍之談㦲今臣所不堪者三第一體察其次訓鍊其次實錄而三者之外薦人一節尤係招謗之源而無益於事者煩乞 聖明曲諒此情亟以邉任盡責兩銓於是三者分割一二均畀他臣不勝幸甚

因薦鄭浹待罪劄 癸丑

伏以諸賊所引鄭浹即臣之所薦也浹於備邉司郎廳中為仕最久同列有言其膂力過人者及鍾城鈌

貳官銓郎來問臣意謂邊頭當用此輩首擬於薦書
謹按己丑之獄大臣有以曾薦汝立削爵為士伍白
衣以從者因成邦憲遵而不失矣及浹之名始出於
賊口臣禮當自首以俟　天誅大獄未成遽爾為此
恐非事體內負大辟外穿朝衫悶默隨行拱俟有日
昨日諸賊次第伏誅若又逡巡待浹之來則杳然稽
遠臣罪益重今不敢冒入脩門唐突親啓謹伏　闕
下席藁待罪

白沙先生集卷之八